

戏剧故事

HUAI YIN SHU

槐蔭樹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089240

槐蔭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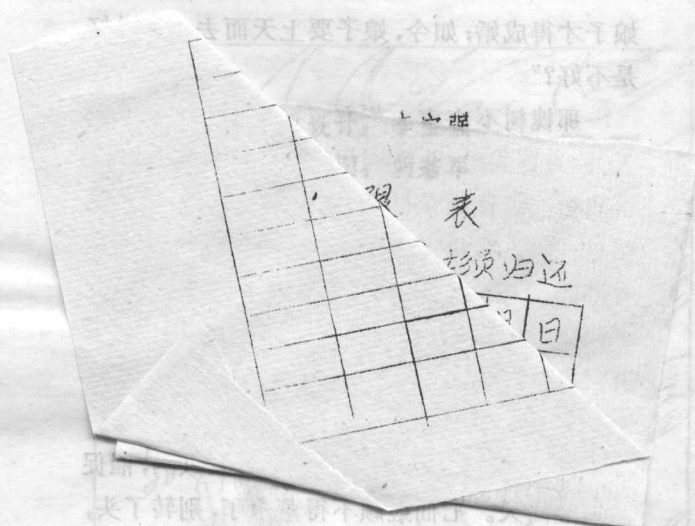
HUAI YIN SHU



10350249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槐 荫 树

史 果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 字数 31,000

1955 年 8 月新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0 次印刷 印数 185,001—225,000 册

书 号: 10077·0011

定 价: 0.19 元

032080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根据经过整理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和婺剧《槐荫树》改编的。内容是流传我国民间的一个优美的神话传说。它描写天上善良、热情的七仙姬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，下凡与勤劳、朴实的董永结为夫妇，他们经历了万苦千辛，刚要建立家园的时候，却遭到了玉帝的残酷干涉，他们美好的生活和理想尽被破坏，在槐荫树下忍痛分别，对强暴的压迫者提出了悲愤的控诉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前 记

《槐荫树》是流传我国民间的一个优美的神话传说，各种地方戏曲也有这个剧目，它描写天上善良、热情的七仙姬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，下凡与勤劳、朴实的董永结为夫妇；他们经历了万苦千辛，刚要建立家园的时候，却遭到了玉帝的残酷干涉，他们美好的生活和理想尽被破坏，在槐荫树下忍痛分别，对强暴的压迫者提出了悲愤的控诉。他们的遭遇，激起人们的无限同情，并使人们对恶势力发生极大的憎恨。因而，这个悲剧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

这个传说故事，因为它产生在封建社会，本来是带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的，例如开头的“孝感天”和结尾的“麒麟送子”，便含有虚妄的宿命论色彩。近年来经各地戏曲工作者的细心整理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才使它的主题更为鲜明突出。

这个戏曲故事，就是根据经过整理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和婺剧《槐荫树》改编的。改编时还

参考了川剧“槐荫分别”以及《曲海总目》的《织锦记》。

一 东槐村里一户人家

在荆楚一带，从前有个东槐村，这是个小小的村落，村里有百十户人家，都姓董；其中有一家，户主名叫董老汉，妻子早年亡故，留下一个儿子，名叫董永，已长大成人。

这董老汉家祖上务农，先前光景还算好的，到了老汉手上，起初也还有三、五亩地，自耕自种，全家赖以过活。不想一连遭了两年灾荒，又是一场疾病，欠了债，田地便落到财主手里，老汉只得出去帮工度日。儿子董永本来在村塾读书，自从家里卖了地，也辍了学；幼小时去帮财主家看牛，如今长大，也做些零工，勉强可以糊口。

董老汉终年劳碌，挨到五十九岁上，得了个腰疼病，再也下不得地了，只好辞工回家，全靠董永帮工赚钱养活。

这年春上，董老汉的病越发重了，渐次卧床不起；他自知不济事了，一天把董永唤到床前说：“眼看我是不中用了，我活了这辈子，是个没

用的人，也不曾替你留下一分地。常言道：黄瓜也要个竹站儿，这却是怎地好？只是我见你为人心地还好，料必不会得饿死的，若是后来日子过得顺畅些，早日寻头亲事——只要勤俭的，成了家，和和睦睦过日子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

董永说：“爹爹安心养病要紧，没来由提这些作什么？”

当时，董永让父亲睡好，替他盖上了絮被。

二 砍了半日柴

董永服侍父亲睡好了，便连忙收拾扁担、草绳，戴上草帽，提了斧头，带好了门，出去砍柴。——这些时秧针才发绿，距插秧期还有些日子，董永没得工做，全靠砍柴奉养父亲。

董永在山中砍了半日柴，凑成一担柴薪，因见山坳里一树山桃正开得好，那花红得象喷火一样，便采了几支，扎做一束，插在柴担上，挑了到市集去卖。

天到中午，董永把这柴和花都卖了，拿着钱去到生药铺，替父亲赎了一帖药，又去肉肆买了一对猪蹄，预备煨汤给父亲吃；把其余的钱都买了米，一总挑了回家。

市集到他家，约有十来里路，董永不稍停留，一口气奔回家里，推开门，叫声：“爹爹！我



给你赎药回来了。”连叫数声，不见答应；董永连忙放下扁担，走近床前，揭开絮被看时，父亲早已去世了。

董永一见，呼天抢地，大哭起来。他想起幼年丧母，全靠父亲抚养成人；父亲年老多病，他不曾尽心奉养，如今与世长辞，连棺木衣衾都没有。村里虽有几家近亲，却是和他家一样贫穷，眼见也没法帮衬他的。

董永哭了一场，揩干眼泪，仍象父亲在世一样，把絮被给他盖好了，口里祝告说：“爹爹，你安稳的睡着吧！让我出去寻口棺木，把你老人家殓了起来，再寻块燥地安葬吧！”

三 去到“积善之家”

董永把门锁了，一个人凄凄惶惶，走出村来，心里暗想：到哪里去寻口棺木呢？——爹爹苦了一世，终不成落得个死难葬埋？想到这里，心又酸了。如今要安葬爹爹，只有一条路，自己卖身为佣，还可求得几两银子，置办衣衾棺木。他哭一回，想一回，没办法，只得走这一条路。

要卖身，东村都是象自己一样的穷人，只有西村傅家才是富豪，他便投西村傅员外家来。

董永走了半日，来到西村。傅员外家是个大庄院，周围都是雪白的粉墙，中间有砖刻的门

楼，两扇黑漆大门，门榜上刻了四字：“积善之家”。门外是一片偌大的打谷场。董永来到门前，找到一个庄客，求他引见员外。

傅员外身材矮小，略有几根胡须。这时拖了暖鞋，拄着竹杖，正在庭前指挥庄客赶一头脱圈的肥猪，忽见庄客引了董永进来，他有些认得，便问：“你不是董永么？这几天我们还不忙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董永说：“没事不敢惊动员外，只为我爹爹死了……”傅员外说：“你爹爹死了？着实可惨！”董永说：“我来求员外，想替爹爹买口棺木……”

傅员外说：“原来如此。你是有名的孝子，这东西两村，哪个不晓得？你此番料理丧事，想必要用些钱的？可惜不凑巧，我的银子都存放在城里仁昌当里，这几天手头却是不便。”

四 “不要忘了打上指印”

董永说：“上复员外，我不是来借贷的。”傅员外笑起来说：“是啊，我一向知你是个志诚的人，不肯胡乱借钱——你晓得借债是要还的啊！不过，你老远的跑来见我，又有啥话说？”

董永说：“我来卖身的。”傅员外眨着小眼睛问：“你要多少银子？”董永说：“五两银子——够丧葬就是了，卖身作抵，三年为期，三年期满，就

算我赎身之日了。”

傅员外理着颌下几根黄须，沉吟说：“三年——五两银子，五两银子三年长工嘛……也罢！我念你是个孝子，就成全你这点苦志吧。五两银子……不！五两银子之外，我再赏给你一匹白布，以便盛殓你那老子，你看如何？我这人就是讲个豪爽——这不是我自己说，满村人也是这么说。可是，这卖身文契，总得立起来，你说么？”

董永说：“这是该的。”

傅员外便把儿子傅益唤来，吩咐说：“你把董永领到书房去写卖身文契，写好，称五两银子，再在库房内寻一匹白布给他；教他办完丧事，便来上工，眼面前就是农忙，我家等着人使，去吧！”

傅公子答应着，叫董永跟他到书房写立文契去了。

突然，傅员外回转身来，连忙喊住傅益说：“你不要忘了叫董永在文契上打上指印啊！”

五 对茅屋洒下泪来

傅益把董永引进书房里，董永看这书房时，只见壁上悬了一幅横披，上面写着“和气增祥”四个大字，两边分挂了梅、兰、竹、菊四幅画；桌

上摆了些《日用杂字》、《鬼谷神算图》、皇历、账簿之类的册子。傅益问他：“你可会写字？”董永说：“略会些。”傅益说：“这就好，省得我动笔。”

董永便把文契写了，递与傅公子。傅益接过头一看，倒有一半不认得。便还给董永说：“看什么？你念一遍就是了。”董永念了一遍。公子点头说：“还算通的。”又教他盖了指印，然后拿出银子、白布交与他说：“三天之后，便来上工，不要叫我们派人来催。”

董永说：“我不是那样人。”当下收了银子布匹，辞别傅员外父子，赶回东槐村去，当日央求村里几个本家，相帮着缝寿衣，买棺木，把他父亲盛殓起来。次日就在村头寻块荒地葬了。

董永备个饭，谢了众亲邻，又把那两间茅屋，几件破旧家具，托一个远房的寡嫂照管，一切安排停当。到了第三天上，董永打了一壶酒，做了两个菜，去到父亲坟上祭奠一番，又在坟前种了棵树，当晚回家歇宿了。

次日清早，董永收拾收拾，又辞别了几家邻舍，便携了包裹雨伞去傅家上工，临去时对着那两间茅屋，不禁洒了几滴眼泪，心里说：“我去了。但愿三年期满，再得回来！”

六 在天上织锦殿里

却说天上织锦殿里，有七个仙女，在织造五色云锦，这日大家感觉烦闷，便停了玉梭，思量去天宫里疏散疏散。众姊妹商量寻个好要去处，三姐说：“天宫景致，算来大姐姐最熟，哪儿好玩，就要她带我们上哪儿去。”

大姐说：“我们何不去瑶池玩耍？那儿的琼楼宝阁，最是盖造得好；又有那奇花异草，白鹤青鸾，好玩极了；若是遇见王母娘娘，说不定还会请我们吃仙桃呢。”

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七仙姬说：“不好！不好！瑶池已玩腻了，总不过是那些仙鹤啦，仙鹿啦，灵芝草啦，迎辇花啦，有什么好看的！况且王母娘娘嘴又唠叨，不要象上次一样，仙桃没吃着，倒反说我们损坏了花草呢！”

四姐说：“依你说，我们去哪里的好？”七仙姬说：“依我说，我们到南天门外银河边去游玩，天河两岸，风景秀美，河上还有一道彩虹桥，站在桥上还可俯览人间繁华。这个玩法不是很新鲜么？”

众姊妹听了都说：“还是七丫头的主意好，我们就去！”

大姐连忙摇手说：“罢，罢，南天门外我可不

去，玉帝知道了我要担待不是的，你们去，我宁愿看家。”

众姊妹都说：“银河边玩玩有甚么要紧！玉帝查问，我们只说自己要去的，不干你事。好姐姐，去嘛！去嘛！”

当时由不得大姐作主，大家簇拥着她，彩云阵阵，绣带飘飘，一齐出南天门去了。

七 彩虹桥上俯瞰人间

七个仙女出了天门，来到银河之滨，果见景色秀丽，河水清澈，顿觉神清气爽。她们无拘无束，都在河滨自在玩耍。几个年轻的妹妹看大姐时，虽说“天上无岁月，神仙无老少”，也觉比往常年轻了许多。

众仙女步登彩虹桥，俯瞰人间，只见河山有如锦绣，景象无限繁华，那田园、城廓、人物、舟车……清晰如画。又见那耕田的、织布的、读书的、负贩的，虽是繁忙不息，却是生趣盎然。

四姐看了说：“每常总说天堂好，原来人间也是可爱的。”说着，忽然听见下界一派鼓乐之声，与仙乐大不相同，众仙女不曾听过，觉得新奇。七仙姬问大姐说：“大姐姐，这鼓乐是做甚的？”

大姐说：“是迎亲的。”七仙姬又问：“什么叫

迎亲？”大姐说：“傻丫头，连男婚女嫁都不懂么？——看啦，那前面穿喜衣的是吹鼓手，他们手中长的是唢呐，圆的是铜锣，后面抬得高高的是花轿，新娘就是这样吹吹打打、抬到婆家去的。”七仙姬随着大姐的手指，目送着那顶花轿走；还是二姐悄悄把她衣服扯了一把，才把她惊醒过来。

众人正在谈论花轿时，忽见四姐指着下面一个所在说：“看啦，人间也不尽是快乐的；你们不看见这个人么？他为何对着茅屋洒泪？为何背着包裹雨伞要走，却又一步一回头，难道舍不得这两间破屋么？”

八 “必是个忠厚勤敏的人”

众仙女随着四姐指点，果见凡间一个庄稼汉，满面忧容，正欲别家上路；众人看了不解，都问大姐这是何故。大姐摇头说：“我又不是当坊土地婆，哪里晓得人家的底细！”

五姐、六姐一齐不答应说：“看么，大姐姐，你不是土地婆，却是有名的慧眼仙子，你只消睁开慧眼一看，还有个不明白的么？”大姐笑起来说：“好小油嘴，这慧眼岂是胡乱睁得的？玉帝知道，又要给我们讲‘非礼勿视’了。也罢，我就给你们凑个趣儿，略看一眼何妨？只是你们不

可泄露天机！”

众姊妹都说：“好！”大姐果然拨开众人，走到前面，对下界端详了半天，说：“是了，这是凡间丹阳东槐村，这庄农人家子弟名叫董永，前三天死了父亲，家贫无法安葬，他出于无奈，卖身富家为佣；如今安葬了父亲，他要去财主人家上工，这一去不知何时才得回家。这两间茅屋是他父子栖息之所，他对屋思亲，因此依依不舍。”

七仙姬听得出神说：“原来是个志诚人！”众仙女也叹息说：“却是这等苦楚，怎地能帮帮他也好。”

七仙姬自言自语说：“你看他面貌端正，身体强壮，必是一个忠厚勤敏的人，不幸死了父母，如此孤单可怜！象这样卖身为佣，哪里是个了局？……”

大家正在谈论着，忽然听见南天门里传来了悠扬、沉郁的钟鼓之声。

九 “意欲下凡去寻他”

大姐听见那钟鼓声，便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听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”姊妹们不敢违拗，都随她下了桥，向南天门而去。走了一回，大姐回头看时，姊妹中却不见了七仙姬；因说：“看这